

成仙邪瑞

笑破天著

二册



杨小邪发威

笑破天 著

(二)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两边追兵已相距不到百平方，双方带起黄龙般尘土，滚滚而来。

挟在双方中间的阿三已转向黑巾杀手，手臂猛挥，如指挥官指向追兵，正经八百道：“杀——杀一刀给十两银子！”

突然双方大吼，咆哮声音让人甚为容易就能感觉出他们乃溶为一体者。

小邪心神突然沉闷，觉得不妥，马上瞧向黑巾杀手，对方竟然是冲着他俩而来。

“小心！阿三快迎敌！现在真要留下来砍几刀了！”

说话间，小邪已抽出匕首，不再等待，反客为主，反身扑向黑巾杀手。

阿三愣愣初醒纳闷道：“怎么搞的？又救人，又杀人？”不敢怠慢，也出掌劈向先前追来之汉子。

匕首化作一条闪闪银龙，似能绞碎天地间所有生物般地缠向七把长刀，一股吸铁般力量带向黑巾杀手，使其如掉蛛网之中，陷入胶着状态。

黑巾杀手见状，霎时抽刀往下，想窜出小邪匕首之牵制。虽小邪功力甚高，但这七名黑巾杀手却也不同凡响，竟然有四人之多能逃出他的掌握？这份功力，恐怕当代少林掌门也无法如此从容办到。

四把长刀逃过牵制，马上分从四个不同方向截向小邪背面及双脚要害。长刀划破空气的急促咻声，直贯耳际，象会刺破耳膜般让人心惊。

小邪深知四人功力了得，而自己又悬在空中，变幻身形实是不易，该采取速战速决为佳，当下怒喝出口，人往上翻，头下脚上以闪避两把砍向双腿快刀，一招“乌龟狗”已使出。

突然匕首幻作银墙裹住小邪身形，啸起一阵狂风，如狂涛骇浪袭卷三名黑巾杀手。银芒过处，又如溃堤暴发之山洪，摧枯拉朽，无可抵挡的吞向敌人。

三名黑巾杀手如泥人挡洪水，被带往后方，一无招架之力，叮叮叮连三响，三把长刀全被砍断宛若冰块倒喷满天，至少已被吹成十余段，同时三声唉叫方发自咽喉，已然被什么东西堵住，叫不出口。再则一阵血雨撒成红雾般映向烈阳沉沦于地狱血池之中；似诅咒着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之残酷血劫。

三名杀手已支离破碎，至少被切成七段十块，红的心、白的脑、青的胆、黑的肝、扭蠕乱肠，一节节，零零碎碎如猪肉铺腥血猪肉摆在地上。

四名黑巾杀手并没停手，趁小邪其势方竭之际，全然砍向其背部之四处要害，任小邪如何躲闪，都不可能全身而退，甚而有头断肢解之虑。

小邪心知斩杀三人，势必会受此四人之围剿，而且自己旧力已竭，新力未生，情势十分不利，狠猛咬牙，身形逼往左侧，反手挥出匕首，企图封住右边截来而直指自己背腰之“气冲”及“中堂”两处穴道之快利长刀。

叮叮两响，长刀们被打偏三寸小邪得已逃过此劫，但左侧两把利刀却已戳入他“章门”及“至阳”要穴，冷锋直窜心头，小邪疼痛之余，赶忙转身向上，企图避开穴道被戳中而真气顿失，甚至于有丧生之可能。

身形滚筒般倒转，唰然两响，长刀虽不能直贯穿穴道，却顺小邪身形打转之势，划出两道五寸长血沟，白骨狡见，隐隐翻露出乳白带血皮脂，错交细杂之血管，甚为刺眼。

趴然闷响，小邪已撞向沙质地面，陷入地里三尺余，火

辣辣伤口受到挤压更窜起刀刮痛楚，还来不及让他回味伤痛，四把长刀如鬼随形，又刺斩而至，个个狠命而施，速度之快，让人无兴遐想。

小邪暴喝出口，又是那浪子三招之杀招“乌龟狗”已展开，整个人不躲不闪，千百支冰剑似地已从他身形侧凝聚成锅盖形，冰剑复又炸开截向冲前之四把长刀。

双方一触叮当声再次传出，长刀依然节节断落。突见冰剑噬向左侧两人，哇然两声惨叫唤起，这两名杀手已斜腰被斩劈两半，倒地抽搐着，早已毙命。

此时右侧两人持着半节利刀仍奋不顾身砍向小邪左肩、左手，而小邪身形方才为攻斩两名杀手而往左带，此时想回手阻拦已是不及。只见利刀就要劈下小邪左臂——

突地寒光似有似无闪出，射向两人凌空冲至的黑巾杀手。

小邪冲势已竭，反往地面落去，黑巾杀手亦接着利刀考虑小邪追往地面。

利刀仍按在小邪左臂以及左肩，只按着而未砍下。

砰然小邪摔落地面，再两声砰响，黑巾杀手也跌往地面，利刀永远也砍不下去了。

从他们左眼渗出一滴细如露珠之血滴，映晶莹眼珠，如亮晶晶红色星星。

一尘只能滴一颗的红星星，没人能够滴两颗，只准一颗。要命的一颗，要命的飞刀，小邪的第二把飞刀，无坚不摧的飞刀，无人能躲的飞刀，它来自幽冥世界，阎王之索魂令，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它，如今它又出现了。

小邪翻动疲惫身形，抓下两名杀手面巾，赫然是光秃秃的拉萨和尚。他再审视两人左眼，滴出红血仍殷红鲜丽，方

自露出满足笑意，随即往阿三瞧去。

只见阿三不知何时已夺下一把长刀，使出孤星剑法，刀光闪如光轮，攻守之间虽吃力，却也不尽是挨打局面，这九人武功要比拉萨和尚低得多，否则后果实不可设想。

小邪不想混战，蹒跚爬起，喝道：“阿三让开！”

话声未落，几道寒光已闪出，在此同时，他已飞掠而起，快箭般罩向九人，匕首再抖千百朵银花，如洪爆发般噬向敌人。

阿三得知息，霎时间旋扫出数刀，逼退众人，人已窜往高空，一把长刀已射向一名胡子心窝，想捞点本回来。

飞掠银芒已全，如长刺的风车疾速滚动在辗压千百只绵羊般，扫起刮透肌肤之寒风刺向众人，十丈方圆似乎已沉沦万年冰洞之中，众人还来不及嘶喊，长刀已如被吸铁般吸走而砍断。只听小邪再次咆哮，银芒过处，哀嚎如杀千刀不死之猪叫立时响起，刺人心弦。

九个人至少已有四名死于飞刀，三名被肢解，一名被长刀射穿心窝，剩下了断了右手的人已滚地哀嚎。

小邪如煞星般飘落地面，一把匕首仍亮如明月，反射阳光，更如通体晶莹的水，冰清玉洁。他双足如柱，木讷如天神站立，好似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。

阿三也已落地，一身衣衫已烂，最少也被划了十余道伤痕。但大致来说，并不及小邪背面那两刀来得深且长。

噓口气，他自嘲道：“这些天杀的！怎会如此不要命？”

小邪定定神，目光移向阿三，道：“伤得如何？”

“还好！”阿三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“死不掉！”小邪指向那名断臂中年人：“问他是谁指使

的？”

阿三颌首，已走向倒在地不停抽搐的高大汉子，一手翻开他脸部，冷道：“说实话！谁要你来暗算我老人家？”

大汉怒目面瞪，不说半句话。

“不说？哼！去打听打听通吃帮什么时候问不出话的？”阿三冷笑不已，转头道：“小邪帮主，匕首借用一下，这小子不上道！”

小邪抛过匕首，也慢步走向他。

阿三接过匕首，冷笑已变为黠笑：“小子，现在说话还来得及。”

大汉仍然怒容满面，不吭一声。

“很好！”阿三猛挥匕首，划向其大腿。

“啊——”大汉一声厉叫，左大腿已如被切猪肉般切下巴掌大肉片，痛得他冷汗直流，双腿抖动不已。

“呵呵！有胆就不说！”阿三冷笑道：“下一刀可就是右大腿了！”他喝道：“快说——是谁！”

大汉目露惧意，见阿三几种切肉手法，似乎不是在开玩笑，嘴角已抽搐起来。

小邪知道他已受不了痛苦，必定有问必答，逐蹲下身躯，问道：“谁指使你如此做？”

大汉咬咬嘴唇，回答仍是非常生硬：“漏斗？”小邪不懂瓦刺话，望向阿三：“该不会是漏酒的‘漏斗’吧？”

阿三摇头而笑：“你还是问他好！”

小邪也觉得想笑，盯向此人，道：“看你是听得懂我的话吧？”

大汉迟疑半响，仍点头。

“听得懂就好办了！”小邪很有信心道：“漏斗代表个人对不对？”

那人点头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多斗……”

“我当然知道他叫‘漏斗’！”小邪叫道：“我是问你，他在瓦刺国是干什么的？”

大汉道：“阿刺！”

“阿刺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大汉想解释都不知如何说起，畏惧地瞟向小邪。

“妈的！话到用时方恨少！”小邪自嘲而笑，道：“好吧！要拉就去拉！我懒得跟你乱拉！”他问：“漏斗代表人，还有其他意思吗？”

大汉立时点头，想了想，左手猛往上下拍打，他想做出老鹰飞姿势。

小邪猜道：“皮球？”

大汉想笑，左手放缓，仍上下摆动。

小邪眉头一皱，又猜：“翘翘板？”

阿三笑骂道：“小邪帮主你发什么神经？又皮球、又翘翘板？长大一点好不好？”

小邪尴尬一笑，道：“他的手……很象嘛！我猜几次，一定会猜中的！”

阿三笑骂道：“等你猜中，天都会摇了！”

大汉憋住笑意，更形认真的摇着左手。

“这会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大汉立时又叫出呃呃之声音。

小邪突然恍然叫道：“我知道了！是狗尾巴‘呃呃’是小狗叫声。”

大汉已忍不住笑出声音，但随即煞住。

“去你的！”阿三右手推他肩头，笑骂：“小邪帮主你实在很没营养，狗尾巴也也要？”

小邪感到得意，能猜出一些让人发笑之东西，终非他人所能企及，左手学样摇摆，嘴巴轻学小狗“噢噢”直叫，干笑道：“不象吗？”

“象你的头！”阿三白眼瞪他，道：“要是我猜，你生会猜老鹰在飞！……”

霎时大汉已叫出声音，猛指阿三，又猛点头。

阿三惊喜道：“你说的就是鹰？”

大汉如获重释般，笑了起来，被小邪这么一闹，他已暂时抛弃敌我对峙，甚至想讨好两人以乞命，已无必要摆出那种视死如归永不屈服之神态。

小邪无奈自嘲道：“老鹰都嘛两只翅膀，难怪会变成狗尾巴？”

阿三笑道：“你没看到他只有一手？什么时候你变得那么没想象力？”

“这是没想象力？”小邪叫道：“我能想出翘翘板，狗尾巴，你能吗？一只翅膀就想飞？不怕摔死？”

阿三不敢再说下去，惹翻了小邪，吃亏的永远是自己，道：“好嘛你有想象力，就快想想看‘老鹰’代表着什么？”

“还能代表什么？一只翅膀的老鹰代表着马上就有烤肉可以吃！”小邪白他两眼，不再理他，瞄向大汉，道：“你是他部下？还是受雇于他？还是他部下来找你，你就帮忙？”

问至，大汉方点头表示是受“老鹰”之部下的邀请。

小邪问：“这么说，你也不知为何要杀我们两人了。”

大汉摇头。

小邪指向黑巾杀手，问：“那此黑衣和尚和你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？”

大汉犹豫。

小邪又道：“你不是主谋，所以不知和黑衣和尚有无关系？”

大汉赶忙点头。

“谁是主谋？”

大汉指向一名倒卧地面，长刀穿胸，正是被阿三射中的胡满脸汉子。

小邪走向他，搜过他身子，一无所获，复又走回来

阿三道：“没搞头了？”

小邪点头：“搞不起来只好由它了！反正那些若有目的，一定会再来，碰上了再说，叫他走吧！”

阿三转向大汉，道：“你受伤是活该！谁叫你吃饱没事干，想来杀我们？滚吧！以后少干这种事，活得会长久些！”

大汉长长而叹，正如阿三所说，他不该多管闲事，如今付出代价不可谓不小，一拐拐，如风烛残年的老人往回路走去。

小邪瞧向他渐渐失去背影。也道：“我们走吧！若再被围上，想脱身就难了！”

两人随即迈开步伐，往中原方向行去。

足足走数十里，方发现较近似中原风貌的苍翠积雪山峰，静默雌伏霞光四射的夕阳中。

小邪指向山峰道：“晚上就在那里过夜，今晚不赶路！伤口还辣辣地，可能有毒！”

阿三着急欺向他背部，瞧及两道五余寸深陷肉骨伤口全是混满泥沙的乌血疤，急道：“我们快走！”

两人加快脚步奔往山头。盍茶功夫一过，已然抵达此山。两人往林中寻求向一座避风山谷，河水已结成冰，一片亮光如银河。

阿三敲碎冰块，立时敷往小邪伤口，准备替他洗去淤沙。

小邪拔出匕首，交予阿三，道：“将伤口两边烂肉刮掉，让它流了红血！”

阿三素知小邪全身经过十数年之药水洗练，混身不怕毒药，是以伤口毒性不能致其性命，但毒性留在烂肉里，却能阻碍伤口密合，只有利刀刮掉它，以能加速痊愈。

虽然明知该如此治疗，但要阿三亲自出手，他反而有些不忍下手，毕竟人肉长在身上，要一片片刮下它，是何等触目惊心之事？

不过小邪仍没怯手，等冰块溶化洗去血淤沙之后，伤口烂肉们泛白而灰，如死老鼠肉不见一丝血气，皮层、肌肉、血管已交织一堆如牛胃般皱皱的、腻腻的、黏黏的更有一股让人翻胃的气息，也许胃翻出积物就是些种味道。

阿三抓紧匕首，冷道：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小邪没多大反应，自然地坐着。这种刮肉、刮骨疗伤，他已不是第一次。

阿三猛咬牙，匕首已切向背心那道伤口，真如切猪肉般削下烂肉。只划几刀，他已汗流满额。有时，看的人反而比受痛之人更来得紧张，阿三现就是如此。

小邪仍冷静表情如一，似乎这些肉是切在他人身上似的。他两眼宁静注视平滑如镜的河面，他在想从此地一直往上滑，会溜往何处？如此溜滑，一定想当好玩吧？

阿三已将第一道伤口清理干净，本是深陷如沟之伤口，因削去两旁烂肉而变成较平坦而宽的浅沟，鲜血已涌出，但立时又慢慢凝结成晶莹略带透明的红疤。

小邪额前也出现汗水，说不痛，那是骗人，他只不过尽量不去想痛楚罢了。

阿三右手有点抖颤，但仍继续完成第二道伤痕清理工作。大小汗珠已滚下腮边，擦不胜擦。

终于手术全部完成，他才嘘气而笑：“要命！以后这种事，千万别叫我干！手麻啊！”

小邪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哪有这么容易？你以为我随便就会受伤？”

阿三道：“说真的！要砍你两刀那么深，还真不容易！那些拉萨和尚功夫实在没话可说，一对一，我还可以，若来个一对二或一对三，我就吃力了！”

小邪道：“这七个武功以前所遇到的还要高出半筹，黑皮奶奶的！到底这些人有多少？怎么好象到处都有？”

“这有得查！”阿三道：“咱们吃饱了，再来个春秋大评论！如何？”

小邪兴趣甚浓，道：“好啊！反正也没事干！”

两人就地取材。小邪敲破冰块，运功往冰底猛吸，霎时抓出数条鲜鱼。阿三架起枯枝，燃起火花，已烤起鱼干。火苗映得两人脸红如云霞。

不多时，两人边啃热腾腾烤鱼，边聊着。

阿三问：“小邪帮主，你认为黑巾杀手……我是说拉萨和尚，他们是否已死灰复燃？”

小邪叫道：“你真差！什么叫‘死灰复燃’？拉萨和尚根本就没死光，以前死的那十名，只是全拉萨和尚中的小部分，怎么可说他们死灰复燃？”

阿三闻言干笑不已，自己一直认为杀了那十名拉萨和尚，好象一切都已结果，才会有此想法。干笑半晌，他又问：“那他们找上我们，是为了报仇？”

“有这可能！”

阿三摊手道：“如此一来，我们就惨了，恐怕要无安宁之日了！”

小邪得意而笑，道：“你想那么多干嘛？拉萨和尚再大胆，也不敢明目张胆侵犯中原！而且飞龙堡现在又如日中天，以前虽是假堡主和他们有过节，但仍是以整个‘飞龙堡’的名誉；若有事，章亦玄也不会袖手不管，我们只要往他身上一丢。”他笑得甚开心：“啥事也就没有了！”

阿三对他解释永远感到十分满意，遂转开话题道：“那‘漏斗’又是何人？他为何要杀我们？”

小邪慢慢啃食鱼肉，复又拨弄火花，炭星点点升起，随即消失，连拨了三次，他才道：“如果漏斗和拉萨和尚是一伙的，这问题就好解决。”他解释：“可能这一切都是‘漏斗’一个所指挥”

阿三道：“若他们不是一伙呢？”

小邪摊手苦笑：“这就麻烦啦，直到现在我们只知道他还是只‘老鹰’而已。”他又道：“这可能还是个组织！”

阿三问：“他们是否为玉狮而来？”

“不可能!”小邪道:“玉狮在那胖老头手中,若为玉狮,他们该向他下手才对,这比对付我们要容易得大多了!”

阿三也猜不透这些玄事,尤其是黑巾杀手救他,却又想杀他一事,让他困厄非常。他已如此向小邪询问。

小邪道:“反正就是那么回事,他们是杀手,有人拿钱要他们保护你,也许只是那一次,后来又另外有人要他们杀掉我们,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完全不可能!”

阿三沉思半晌:“若是能找到‘漏斗’可能事情就迎刃而解了!”

“我不信!”小邪言词坚决的说。

阿三愕然:“为什么?明明‘漏斗’他……”

小邪突然轻笑道:“漏斗在酒铺多的是,我就不相信你找到它,会有效果?”

阿三霎时明白日被捉弄,挥掌就想击向小邪,骂道:“去你的!以后你就别叫我找!”

小邪架开他右掌,讪笑道:“呆子才会去找漏斗!我要是酒坛呐!”

两人仰头畅笑,很有默契的将这些搞不透,猜不着事情抛向九天之外。凡事碍着了再说,生意还得作下去,管他什么黑巾杀手?此刻哪有时间去找其晦气?除非又接了什么生意。

啃完最后一条烤鱼。月光映向冰清平滑冰河,直如通往天际仙道,闪闪幽幽神秘莫测。

小邪心灵又有新念头,他问“阿三你的伤严不严重?”

阿三回答:“笑话?这种皮肉之伤,再干上千刀,也搔不到痛处?要是搔着了,呵呵!我也懒得和你说话啦!早就摆

平了!”

小邪目露邪光瞪向他，道：“好小子!上次比赛你输，这次来真的!看你服不服?”

阿三和小邪又出鬼点子，纵使冒生命危险，他也心甘情愿去尝试。毕竟每次境遇皆不同凡响，事后又回味无穷。

“有胆放马过来!”阿三摆出架：“我阿三最近运气特别好地，定会打得你落荒而逃!比什么?玩命如何?”

“好啊!”小邪得意道：“这年头除了玩命，很难再有吸引人家的游戏了!”

阿三兴臻盎然：“怎么玩?你可不能占功力的便宜!否则不公平!”

小邪轻轻一笑，他也不原以功力高强来取胜，否则就没意思了。他指着冰河，手指溜滑蛇般划着，兴奋道：“我们坐大板，一直往下滑，谁先到尽头，谁就赢!”

河流蜿蜒，甚至有高崖断层瀑布，以及直角式的转弯，而且该是无尽头——小河流向大河，再流向江、海，何其之长?

然而他俩考虑的不是河流尽头在何处，而是此项比赛够不够玩命，刺激?前不久，他们拜访飘花宫时，曾在长白山冰雪中比赛逃给崩雪追，结果弄得满身是瘤，此着更让他们觉得气象万千，得意非凡，大呼这才是够味的玩命游戏。如今又要滑冰道……

阿三似乎没象上次奔给滚雪髻时那般兴奋，毕竟只是溜滑，不比追赶来得刺激。

小邪似乎看穿他心意，叫道：“别得意，好戏还在后头!包准备你玩过一次，下次还想再玩。”

阿三道：“就这样溜滑?就是九十度转弯，用手一推也容

易得很嘛！”

小邪目露邪光：“那有这么容易？”他道：“手是不能用，要绑在背后，脚也不能用，要绑以木板上，整个人随着木反往下撞，全靠腰力去操作木板方向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如此一来，任谁都感觉出那种玩命之刺激性。河流本就往下流，而且蜿蜒乱转，若有东西往下滑，势必速度愈滑越快，就象滚石随山洪往下滚，到达下游，能见完好如初者，可说没有，何况他俩以血肉之躯去尝试？

阿三咋咋舌头，瞄向冷森森冰河，却也升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兴奋感。

“我干了”他大喝。

两人当真赌起命来？小邪更形得意：“好！非撞得你满头包不可！”

兴奋之余，他俩已砍下一棵腰身粗巨柏，削成半身高半尺厚的木片，然后又找些山藤，不要命的先绑上双退於木板预先挖好小洞上，以保持底板之平滑，固定后，又自绑缠自己双手於背后，两人以嘴巴相互把对方山藤绞死，如此形成完美之“送死”准备。

两人并排，相互视目奸笑不已。

小邪狡黠道：“你赢了，我就给你红利一千五百两！输了勒紧肚子吧！”

阿三怒目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身材较重，一定滑得比你快，你输定了！”

两人再次冷笑。小邪叫道：“我数到三，就往下滑！”

“三”

阿三突然大喝，已抖动木板急往下滑，得意地“奇袭”成

功。

小邪见状，急叫：“可恶！阿三你作弊！”当下不再停顿，赶忙摇动木板，急迫而下。

木板溜於平滑冰河，从开始之初速，直到现在之快速，如乘云霄飞车，在空中翱翔，整个心肺五脏如血液，禁不住冲力过大，都似乎压向背面一角，象要被吊拉破身而出似地。

咻滑声如流星磨擦地面刮列列揪得鸡皮疙瘩猛缩，似要压碎肉身般揪紧。

脸上腮肉、额肉、鼻肉、甚至耳肉，仿佛着了强胶，猛往后撕拉，扯得整个脸色扁平，象要脱落般，压得五官变了形。颼然破空裂风声，轰向耳膜，天地间再也听不见其他响声。

木板刮过喷起冰花，直如破浪狂涛倒窜十余丈高，巨龙扫尾般直往前拖带。

“小邪……你输啦……”

享受此种前所未有之速度快感，阿三叫声淡淡传来，流泄七百余丈。他们仍未碰到过大之阻碍，豪气窜天，真以为在海上骑飞龙了。

小邪不好急起直追，一方面更避开阿三木板所刮起了冰屑，另一方面又因自己斜绑马尾在高速下不停倒卷拍打后头，不甚舒服不说，也减慢了速度，为此小邪懊恼不已，第一次后悔自己头发留得如许之长。

两道白光直泄而下，已如飞掠流星，只有再加快速，无法减慢了。

蓦然，河道前方已是巨岩挡道，河浪呈九十余度转弯。阿三见着第一道障碍在转出之际，已距离不及百丈，以现在速